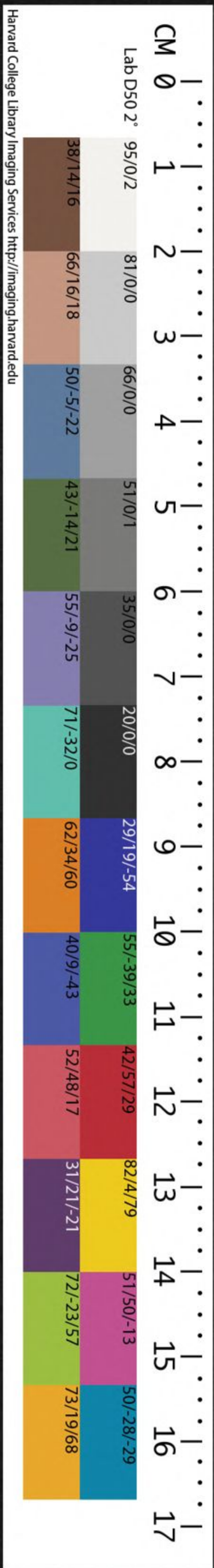


T1035/723/1(6)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東越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參閱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別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
辰九月三十日生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
鼓吹送兒授之祖竹軒公天叙命名曰雲陽明
五歲不言有神僧過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
竹軒公悟更令名即能言父海日公華舉進士

第一寓京師竹軒公携陽明北上時十一歲矣
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
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
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
月遠月覺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
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問塾師何爲第
一等事塾師言讀書登第耳陽明中不然曰此
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
氏於洪都合巵日偶出閑行過鐵柱宮遇道士

跌坐與語夜遂忘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
諒諒故游吳聘君康齋門者爲語聖人必可學
而至深契焉陽明故好譴自是常端坐省言同
業者未信陽明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當改
也壬子二十一歲舉于鄉入京徧讀晦庵書習
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卽取竹一物格之沉思
不得至成疾遂自諉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童
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耻者陽明日
子以不第爲耻吾以不第動心爲耻戊午年二

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耳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翁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旣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游九華山宿化城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仙陽明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毋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曰汝後堂後山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

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陽明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視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歛美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
初志此學幾什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
堅毅然不可遏云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
庵瑾竊柄逮繫言官陽明抗疏救之瑾矯詔收
陽明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旣行瑾使人尾偵之
將甘心焉丁卯陽明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
遯遇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
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哮吼
不入及旦僧見陽明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鉄

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計道士曰汝
有親在不可因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
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
宗克朱節受學秋三子舉于鄉陽明爲序以明
師友之義冬赴龍場龍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
虺魍魎瘴癘蠱毒之交錯夷人駮舌言語不通
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已教之範土架木爲茨從
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陽明躬析薪汲水作
糜以飼百方慰解之有同旅行者父子主僕駢

首病死陽明爲文瘞之而自爲石槨以待盡陽明于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卽死生一念亦皆拚置端居澄默蚤夜叅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伎倆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證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居夷久之夷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爲構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

桂陽書院問朱陸同異陽明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移廬陵今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陽明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縮論學

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后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爲陽明托孤以女娶其胤子是年陽明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寮方叔賢獻夫時爲郎中位在陽明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文選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日與門人遨游瑯琊灤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谷從游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滁陽諸友送

至烏衣不能別以詩促之歸曰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初陽明懲末俗卑污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流入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十月

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
立事功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
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賊不時四出劫掠爲
患而時宸濠潛蓄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護以
此積至數十萬衆陽明莅任纔旬日卽議進勦
凡三月而漳寇平五月加提督得便宜行事是
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陽
明爲文諭之諭文哀憫無辜情詞藹然酋長盧
珂等卽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

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長謝志珊就擒問曰汝
何策得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
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陽明退語
門人曰吾儕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削平
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泐以書示薛侃曰卽
日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竝進賊有必破之勢
矣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
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
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泐頭酋長

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
得酋來見陽明館待之察其僞明年正月以計
盡殲於祥符宮陽明自惜終不能化爲之眩暈
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陽明親率軍直搗下泐
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諭發所屬立社學五月
奏立和平縣六月陞右副都御史陽明莅贛甫
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兵
乏矣第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
調狼達土兵兵食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

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學移驛一
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燕居則挽強習勞
出兵則躍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
安閑常若無事門人數十相隨揮麈談道未嘗
以造次輟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定
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脩濂溪書院四方
來學者益衆一日舉酒勞諸生且曰用以相報
諸生瞿然請故陽明日始吾登堂每有賞罰常
恐有愧諸君直須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

少增損方安此即諸君之助也十月舉鄉約已
 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 勅勘處福建叛
 軍至豐城聞宸濠變急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
 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徵兵各郡并傳檄隣
 省扶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
 葉芳兵夾攻吉安矣陽明曰芳必不叛曰彼從
 濠望封拜可尋常計乎陽明默然良久曰天下
 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時
 宸濠已攻陷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既集僉

請急救安慶陽明以為非策不如先舉南昌法
 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誓師樟樹授文定等方
 畧俱如期至信地陽明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
 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眾歸援僉謂賊眾盛
 宜堅壁待援陽明日賊進不得逞還無所歸氣
 已消阻出奇擊惰便遂接戰於黃家渡賊兵鼓
 譟驕甚我兵稍却文定立銳炮間火燎其鬚殊
 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平方陽明初
 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

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
 及兵前却狀者眾咸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
 牌斬其前却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
 眾咸色喜陽明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眾
 耳亦復論學如常陽明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宣
 時奸奄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
 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陽明亟
 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
 固瑞中稱良者遂自稱病卧西湖淨慈寺中候

進止久之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庚辰
 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構譖陽明有無將心
 且云試召必逆命陽明知其謀聞召即乘
 小舫亟趣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
 次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諭
 陽明宴坐草庵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
 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
 記事末有嘉靖我邦國之句其年夏復如贛大
 閱士卒教習戰法奸宦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

人危疑甚間請釋兵回省陽明處之泰然第曰
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奸素通
濠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陽
明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陽明擒濠之功而不
知其沉機曲筭內戢兇倖外防賊黨撫定瘡痍
激勵將士蓋凜凜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
省葬不允陽明聞父病亟幾欲逃奔一日問諸
門人曰我欲逃歸何無一人贊行者周仲起對
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著相陽明曰此相安能

不著秋返南昌泰州王銀來謁稱弟子爲易名
良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
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
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
爲勸陽明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
疑謗拒不與言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
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
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
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
教聞 車駕還宮憂念始舒牌行金谿縣錄陸
象山子孫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未彰
文廟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做各處聖賢
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霍韜過論大學輒持舊見陽明日若傳習書史
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
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
脉盖亦難矣六月赴 山以尋止之陞南京兵

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日至越九月歸餘姚省
祖塋錢德洪來受學德洪久思及門鄉中故老
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
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贊見
焉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陽明捷疏每歸功本
兵盖謂平賊擒濠以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
謀也輔臣素忌陽明以此滋不悅捷奏久不賞
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 封
新建伯 命至適海日翁誕辰陽明捧觴爲壽

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陽明宅憂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厨後克厚連舉進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厨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陽明居里謗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爲詆闕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陽明謂門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謗或謂從游者衆莫保其徃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盖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陽明爲會試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之來集者環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陽明異其氣貌禮敬之與

之語連日夜澣有悟因納拜稱弟子陽明與之
徜徉山水間澣日有聞懽然樂而忘歸也其鄉
人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乃爾澣曰吾方
幸脫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
揚鬢於淳澣而振羽於雲霄安能復投網罟而
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所好遂自號從吾道
人陽明作從吾道人記以贈之八月之望月白
如洗陽明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之天泉橋上在
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

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
或投壺聚筭或鼓棹夷猶遠近相合陽明顧而
樂之遂卽席賦詩有鏗然含瑟春風裡點也雖
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陽明日昔孔子
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
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
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
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
故闊畧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

聖學完傳卷之十三
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
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
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
終止於狂也錢德洪與魏良政良器等讀書城
南時游禹穴諸勝每出旬日忘返德洪父往視
之曰諸君得無妨課業乎良政等曰以吾良知
求晦翁之說譬打蛇就七寸何憂不得耶洪父
疑未釋進問陽明陽明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
明年乙酉錢槩魏良政竝發解江浙餘多見錄

洪父聞之曰打蛇得七寸信然矣十月南大吉
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歐
陽德爲六安州守奉書問學以爲初政倥偬後
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曰吾所講學正
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是年
錢德洪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歸陽明喜
丁亥寄示黃綰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
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
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化然日就頽靡者四月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
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猛死
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鏌發四
省兵討之二年不尅嶺南大困乃特起陽明撫
勦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舟中論爲學宗旨
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
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
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

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陽明喜曰正要二君
有此一問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
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
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陽明日有
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
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霧體氣何
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
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
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

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
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
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
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
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
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
錢德洪王畿曰紹興書院中同志近來意向如
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
起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與鼓舞想益日異而

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此自慰耳陽明
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當事者處之未
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
一千人陽明簿示懲遣歸農踰年春遂班師改
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
趾蔽陽明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
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
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
報左右夾翼誅斬劇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

聖學宗傳卷之二十三
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兵連四省糜
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
卒不費斗米遂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
不過是至於八寨斷藤之舉猶有八善乘湖兵
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
助勞而不怨二也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
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
知擾五也極惡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六
也八寨不平則西東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

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漸平
兩廣樂業七也八寨乃百六十年不能誅之劇
寇今平其巢穴卽徙建城邑永不爲變化爲良
民八也陽明平賊後與錢王二子書曰地方事
幸遂平息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
已草深一丈否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
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寄聲益相與勉
之也冬謁伏波廟陽明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
廟至是拜祠下宛如夢中過增城訪湛甘泉十

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廿五日踰梅嶺疾甚甚至南安登舟延途候命門人周積方爲南安推官來見陽明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陽明日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陽明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夙忌陽明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爵蔭贈

謚諸典不行且下

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

新建侯謚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

二年從祀孔廟

先生一日喟然發嘆曰此理

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亦爲宋儒

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

日深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

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

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

欲有問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傍有徒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先生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

自今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近來却見得良知日益真切簡易世儒尚有致疑于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誚某講學者云除却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却良知還有

甚麼說得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狂念這裡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鉄成金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擴克

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于毫末乎 良知卽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卽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謂矣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
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 良知
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
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
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
有何樂可代 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
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
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
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

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
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無知無不
知本體原是如此良知本無知今却要知本
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天
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
天也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
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
於有事無事也 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
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

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
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
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 知來本無知覺
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區區所論致知
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
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此者方謂之知道
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
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

千魔萬怪眩瞶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
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
矣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依靠萬事
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 明
道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
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
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
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
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良知原

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
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着堯學
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
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
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惟
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舊者何等玄妙今者
來原人人自有的 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
的幾便是一了百了 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
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良知

明白隨你靜處去體悟也好隨你事上磨鍊也
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
腦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
是良知 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
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
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
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
透時便是聖人 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
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

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
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
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
透徹工夫 若解向裡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
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
甚同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
不假外求始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
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
何物邪 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
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
源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
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
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斲
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照心非動者以
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
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
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
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

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極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

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塵沙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了無所

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真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人心與物同體只是一箇靈明克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萬物的主宰天地鬼神却我的靈明更

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或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伊川所云纔明彼便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 君子之學惟求盡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

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 心之本體原是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原不動理原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蠡測曰已上數十條語前多言知後多言心心卽知知卽心無有二也單言心恐無入處故醒之以知單言知恐以情識當之故揭之以良良知者無知而知猶無極而太極也後儒不悟斯旨謂良知不足以盡彼假見聞爲增益者固支離之舊習近有求

聖學宗傳 卷之十三
無聲臭於良知之前者是將謂無極之上更有物也其不能真見良知而失先生之旨均矣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 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是聖人教人差了 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

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釋氏輪迴變幻之論亦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不能常見自己良知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

逆之途倏然而流入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
多少變幻但人不自覺耳 學問也要點化但
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 學問須得箇
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
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
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見得時
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
得 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
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

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
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不容已 夫立志亦
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
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
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是以君子之學無
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
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精神心思凝聚融結
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一有私欲卽

聖學宗傳卷之二十三
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凡一毫私欲之萌卽
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蓋無一息而非立
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
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
出而魍魎潛消也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
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人非堯舜安能無
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彼其自
以爲人心之惟危危卽過也古之聖賢時時自
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

也 謂舉學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
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
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
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
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
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
則知學矣蠡測曰以上語語皆指示人用功頭
腦處極爲緊切或以良知之學爲無實踐之功
者亦盲人咎日弗察而已矣 唐詡問立志是

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亦須存箇善念否曰旣去惡念便是善念若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問善惡兩端如水炭如何謂只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纔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善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 薛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

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草

聖學宗傳卷之二十三
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便

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曰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入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不須着力不須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

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董蘿石出游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荅異 錢德洪言要見人品高下甚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辟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

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蕭惠問已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用功只是要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

方是真切功夫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
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
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
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
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以循理爲主何
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王汝中
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
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
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

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
之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
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隨感而應
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
者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問上達工
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
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故凡可用
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裡 問道

之精麓先生曰道無精麓人之所見有精麓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
心 蕭惠好僊釋先生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
其後見得聖人之學始自嘆悔大抵二氏之學
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惠請問二氏之妙
先生曰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請問
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
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
生曰已與汝一口道盡汝尚自不會 問未發

已發辟如鍾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
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
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樂是
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
先生曰須是大哭了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
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
僊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
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問近來工夫雖若稍
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安樂處先生曰爾却去

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悄悄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 問大人與物同體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馬于中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是信不

及都是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眾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一友問功夫先生曰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

良知就是說法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
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
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問不覩不聞是
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
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
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覩不聞上加得些子見
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
夫亦得 問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
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

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我這裡言格物自童子
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雖賣柴人亦是做得
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先生游
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
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有何
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
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汪景顏出宰請益
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

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陸澄欲一切屏絕之先生曰使在我無功利
之心雖錢穀甲兵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况
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
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
之類乎 陳九川問近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
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
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
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

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周子言無欲故靜是靜亦
定動亦定定字主其本體也 又問用功收心
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
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
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 倫以訓問學無靜根
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
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是
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心一而已矣
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張元冲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爭毫釐謂其皆有得于性命也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僊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

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壯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 鄭德夫問儒與釋孰異先生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其苦也

聖學宗傳卷之十三
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
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無誠心以求之是
談味說色而已也又訛從而得其苦妍媸之真
乎 錢德洪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
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
制管候氣恐亦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
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
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
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

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
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
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
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 一爲
問致知之訓既領之矣敢請益先生曰千丈之
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與
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與則
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爲躍然起拜 永
康周瑩嘗學於應元忠既乃復見先生而請益

先生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先生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子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先生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

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苟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于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 問有人夜怕鬼者如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害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

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即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即是懼鬼迷也 郡守南大吉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大吉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

之真大吉笑謝而去 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

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
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摠而言之
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耳若執定一邊便
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原
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
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
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
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的眼就說未嘗有
喜的眼見得看時的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
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亦
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
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

荅顧麟書曰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
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
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
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
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
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初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

此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

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克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

聖學年傳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
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
墻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
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
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
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具出而仕也理錢穀
者則欲弁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
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

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
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
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
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
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
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
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
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

聖學身傳卷之十一
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蠡測曰已上皆因質隨機開示化導方便深微互見各發如化工造物之神不可以擬議執著者也又曰先生每言循理去欲當認理欲二字分明篇中云有心之私便是欲則知無着便是理所以云於心上尋箇理便是理障其旨可識矣先生又云若能實致其良

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然則今人良知不明則所謂理者未必是理以欲爲理而先生之旨湮矣慎之哉
詠良知箇箇人心

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却笑從頭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

效貧兒 良知却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
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

知却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

痛癢何須更問為 次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

宵心話甚分明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

濁清久奈世儒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

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示諸生 爾身

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

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

賢須有秘翻嫌易問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

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

反身觀 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

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

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慙

慙莫媿別離筵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陽明妹壻也少陽明十六歲陽明初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已任者愛時年二十獨奮然有志於學北面納贄焉是年愛舉於鄉明年舉進士授祈州知州愛始聞知行合一之訓汨沒舊說驚愕不定無入頭處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壬申愛以知州考滿入京師卽同穆孔暉等朝夕受業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越舟中請問大學宗義聞之踴躍痛快胸

中混沌復開如狂如醒者數日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甲戌愛在南京而陽明爲南鴻臚卿愛與黃綰等日夕聚師門漬礪不懈同志益親愛率之也陞南兵部郎中丁丑告病歸與陸澄等同謀買田雪上爲諸友久聚之計陽明聞而貽詩慰之戊寅愛卒年三十一陽明哭之慟愛及陽明之門獨先聞道亦早嘗游南岳夢一瞿曇撫其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陽明每語
輒傷之薛侃刻傳習錄首卷皆愛所記愛問陽
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
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
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
何陽明日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
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至
理有不能盡陽明日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
之事心外之理乎問道心嘗爲一身之主而人

心每聽命此語似有弊陽明日然問着述亦有
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
明日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愛曰
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
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
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
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
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先生居夷三載已超入聖域愛朝夕門下但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見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麓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云

即曰者有心非專口受日見其益無窮亦撰制是
不可知者皆成春煉一絲苦無不專志亦撰制是
出我飄命也請以首樂賜用曰然則善哉亦其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糕

錢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博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錄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

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
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
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
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
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
師學父志曰爾固得所師矣如妨試事何對曰
男聞教以來心日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入試
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
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

衣睚睚相依咸共訕誹指爲異言異服兩人毅
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館下文成各
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
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爲教授師
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迎
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市肆主人
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貨旣歸百貨將日積主
人可無乏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
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誦讀或列坐講解而

緒山與龍谿往來叅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丁亥與龍谿證道於天泉橋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具陳父生師教願爲服喪父曰吾貧冀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胤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場安綏靈爽約同志數人輪

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未丁內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

陞刑部主事時缺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
欲以擢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
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 旨被逮下
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
又爲趙講易每磨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緒
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覺自信獄中嘗書
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直性不容
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
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緒山生還拜父膝下恍若隔世承懽良久始宅
父憂自後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淞宣歙
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咸設
臯比以待文成年譜三紀未就緒山實成之年
七十作願閑䟽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
同志春秋會于天真因爲湖上浹旬遊處共証
交修甲戌年竟卒于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
年七十九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閔
然指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絕
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
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卽吾儒之精髓用之以
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
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
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
譬之東晉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耳將
中原讓歸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
者群然目以爲迂亦可哀已 吾人與萬物混

處于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
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辨其聲者
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辨其色者誰
與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辨其味者誰歟天
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
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
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
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
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

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

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

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
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
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
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
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
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
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于思慮
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于色以全吾明焉與
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于聲以全吾聰焉與

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于味以全吾嗜焉與
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于思慮以全吾神
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
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
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
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
支求也吾目蔽于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
明也吾耳蔽于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
也吾口爽于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

吾心知亂于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于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于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

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自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卽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卽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

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耶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明

心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滂入于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于不識不知之中而滂入之私豈非蔽于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九
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橫于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狹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于外而本來真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已百人十以至已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真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

以盡聖人之知見俵俵焉求索于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真得是矇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別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暄霾網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

爲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
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
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旣曰百慮
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
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
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
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

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來如是未嘗有
所私意撰說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

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
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
竅於目爲明竅於耳爲聰竅於口爲又竅於四
肢爲禮竅於心思爲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
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
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

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
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至
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汝能
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身渺
然與天地參每思至此心便惘然故不敢承當
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衆起
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爲物不貳人心
至誠又與天地奚二曰人能終天地之功理誠
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之位先生曰學者小

視其心自喪其真耳且試言之爾目盡萬物之
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盡萬物之聲耳
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天地古今之變
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否人特自問于
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聞教至此所患不誠
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耳先生曰以
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未究天人之
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人說配天配
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人與天

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盡求誠之功又何疑于配天配地乎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憧擾始不得止今旣信良知須將此

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自嘆平日多過先生曰只要立得真意一念真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無前後一是卽是一非卽非計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諸生侍宿鷄鳴而醒起坐先生問曰醒來意思如何一友對曰此時景象難言曰此着景象矣一友言夢中亦知恐惕先生曰此是說夢

矣一友言醒來多念屏除不去安得使之澄然
無事曰此念與心鬪矣未達請問先生曰須是
認得良知面目若不曾認得良知只於一切念
上屏絕是心與念鬪時起時滅曷有窮已良知
原是生生不息思念烏容屏絕屏絕念頭只認
虛寂爲本體是着虛境醒後不覺且言夢是着
夢境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
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于心住於見
者見卽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以見得其於

本體猶隔一層真性上豈容加一字 問人生
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
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日著日察亦
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靜執知見爲保任
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
証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
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有
賊卽覺是否曰賊亦只是主人翁自做 問良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聞而入
但纔說不覩不聞卽着不覩不聞之見矣今不
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
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
知之功湏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
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
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
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
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群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

而不應問者固請先生曰功夫畧見端倪正好
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悟纔着分辯卽已淺矣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曰只是未信良知
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問
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
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
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
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
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

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軍必要坐作
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
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未
能神觸神應何如曰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
與聖人同何待求能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
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
我說超脫異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
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
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

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工夫否曰只
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
情便是徇人忘己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

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
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
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

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
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
必何處非逆 問鄉愿閹然媚世孟子從何處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勘破曰從他譏狂狷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
正與他忠信廉潔相反狷者不屑不潔正與他
同流合污相反鄉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
以立已同流合污以容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
合故自以爲是但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
故可與裁鄉愿却撓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
只是要人稱好將本根已攪拔壞了故曰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
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

曰此只在良知上孔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
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
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
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
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
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虛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
只此一虛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
先見一虛便自吉而向凶矣誠可懼也 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真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真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真也何也得者真而言非真也筌蹄可以得魚兔魚兔真而筌蹄非真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亦無得是得亦非真而無所得之爲真也 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已矣毋自欺之功復得良知本然之體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此指出良知不欺之體以示人也致知之功在好惡上

故曰致知在格物離却好惡更無致知之功矣故大學誠意章指出好惡二字正心章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亦只一好惡修身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只一好惡治國章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只一好惡平天下章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亦只一好惡好惡一正而物無不格身心國家天下之理一歸于正矣 至善者吾心之本體也卽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只一

功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
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
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
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己之過 今
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
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
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
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
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
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乎必
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
耶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生弘治戊午生
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
宗郡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
共黜之龍谿若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龍谿固
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

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曰
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
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
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
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
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
命龍谿徃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
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
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

今當觀試仕士咸集子其徃焉龍谿曰諾乃覓
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
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
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伯魏
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
迎龍谿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
寫已見不數數顧時式賴有識者謂此非可以
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
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

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文成見而喜
 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
 谿與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興起爲多文成論
 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
 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
 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
 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
 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

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
 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
 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
 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
 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
 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
 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
 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
 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

聖學身傳卷之十四
日若果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
自證自悟不從人脚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
爲定本未免滯於言銓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
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
同人蓋相與就正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
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
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
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
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

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
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
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
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
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
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
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
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
人信不及徒增躡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以說破亦是天機諛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須進此

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龍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問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俞之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

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
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
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
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
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
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
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聞計與緒
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
焉龍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

扶襯歸越經紀喪事築塲廬墓心喪三年時文
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毀交構悍宗豪僕窺視
爲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護謀托孤於黃尚
書締結婚定盟又之乃定人稱龍谿懷嬰梓之
義報父師之恩爲不淺然而謗訕叢積大都由
此起矣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
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
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
龍谿取正焉歲壬辰龍谿始赴廷對相國張

永嘉公孚敬聞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士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相夏貴溪公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龍谿門人也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輩爲何如人遂大不懌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

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德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貶薦者皆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歸踰年以大察去故龍谿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公德居禮部唐公順之撫淮揚時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龍谿年八

十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
勞但念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
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固有密制其
命而不自覺者總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
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
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
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蓋欲究
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
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其了性命則是衆友

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
百念已灰而耿耿苦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
晚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
微口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
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領受衍此一脉天壤悠
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秦火鑿於訓
詁淆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
於茲矣我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一洗支離之習
以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扣請印証面相指授欣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謦欬尚存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志友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大旨奧義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庚午遭回祿作自訟長語曰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以致

於此更復何言不肖妄意聖修之學聞教以來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不以聚友講學爲事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裡昭明如咸池之浴日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大庭廣衆之中輯柔似矣果能嚴于屋漏無愧於神明否乎又曰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

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及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天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

矣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龍谿嘗自贊其像曰行已若汗若潔聞道若存若亡洞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潛而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牝牡驪黃癸未卒年八十六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

有戒未離生死窠臼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
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
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 此件事是
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不得其機不
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
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兩質神明名重四
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
每疚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爲中所纏縛
其擬玄作潛虛亦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

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
念虛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是謂集義所
生孔孟家法也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証自悟
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 人
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
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爲已物方是超
物外 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
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己精神向外馳求漏
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間有覺破其弊欲

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
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
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
則一而已 此件事無氣魄可轉泊無才能可
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
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
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
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
學爲聖人也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

已者然苟無求爲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
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爲聖
人之志不真只看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
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
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
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
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人一念良知不
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
不爲功利所滑擾不爲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

人真功夫考三王侯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証諸此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為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為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

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踐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脉路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真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如鷄抱卵先正嘗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真種子方不枉費工夫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此件事已知認真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未得箇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

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卽此便是必有事卽此便是入聖之機精彩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彩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才有執着終成管帶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

管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
握固會有放時不執捉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
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
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
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 悟得自己
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
些子靠不著况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
長久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

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完行名
色將一種好意見揀些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
些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
千古真豪傑會須掀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
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些覆藏無些陪奉方
有個字泰收功之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
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脉路當下保此一念
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
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
直造先天義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
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
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
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
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
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
媿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

由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
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
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
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
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
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
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
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
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是乖其中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噉跡之
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神應不學
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
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
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今立教原爲有欲
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
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
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
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
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
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
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
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
息微眇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
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
周流不爲典要覲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
雖曰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舍些子不得

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辨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靚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焉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竟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卽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卽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爲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未嘗不加困勉之功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善學者求所以自得焉可也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齷齪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

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其求復吾之虛體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仿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三十一
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縵
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
視聽之用而且汨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
瞶者幾希矣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
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
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卽是支離之
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闊狹無非用力之
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

常變無隱顯語默興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麼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任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
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見在
行持已知不落格套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
而後可與堯舜相對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未
瑩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
矯枉之過也這些子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

關涉不小 褒然聚於一堂神肅氣冲揖讓酬
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只此是
學使平時感應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
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
言非贅則狂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
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
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
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
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今心爲念念

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萬
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
流散如馬之有轡頷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
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
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
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
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
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証不作些子漏
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事時主宰嘗寂自不

至逐物無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著空時時習
靜察識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克周譬
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為障礙纔
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
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別路譬之學射引
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別若變其
穀率則非善教矣 嗜慾深痼割情極難若非
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
欲為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

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
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為主宰須信種種嗜慾
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為
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
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
未免墮落兩邊其為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中
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
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於義
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畫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大抵敦行與悟入功
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只少此一
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人之有生
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
之用或主善或主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
識有分別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
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
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
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

無輪迴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
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
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
知道者何足以語此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
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生大主意主
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
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
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
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

根始爲有用力處 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
晝則知夜非有二也於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
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
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資飾雖使勲業格
天譽皇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
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 夫古今之
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人
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
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僞向

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若儀秦衍澤之徒是也
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
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
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
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
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苟然者也世
降學絕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
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乎果
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旣卑故所見

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
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
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攘竊自比於乞
墻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其爲之所
趨蓋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
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
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此時
而倡爲道德之說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
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

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
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
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污也孟
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
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
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况身外之功
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
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
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四三
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
光而功利之神奸魑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
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問狂
狷鄉愿之辨先生曰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
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
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
時時嚴密得來即爲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
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發
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

狷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殼套居之行
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污不與世間立
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
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旣足以媚君
子於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
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脉全體內
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
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
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
 行不狂不狃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
 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究只管學取皮毛支
 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
 自以為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
 已 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
 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
 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循典要涉思
 為終身陷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闕然

指以為異聖學何由而明乎谷氣章後即以王
 霸繼之不為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
 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
 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
 襲也狂狃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
 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
 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
 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為集義也不能自信以
 外面毀譽為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問

聖學宗傳卷之一四
四一五
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妄謂之垢垢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卽謂之復成之者性卽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共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於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九卽師門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卽天根也萬

聖學宗傳卷之一
四
物備於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卽月窟也
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
功也此孔門家學也 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
儒之學同異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
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
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
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
明白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
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

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
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
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
心兩事卽火卽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元氣往
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
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幾性命
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
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

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
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
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
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
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
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
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
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
能外此者乎先賢出良知兩字範圍二教之

宗卽性卽命卽寂卽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
聖至此騁不得一些精彩活佛活老子至此弄
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卽是同德異此卽是異端
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曉然自無所遁也不務
究明本宗而徒泥執名象纏繞葛藤祇益紛紛
射覆耳 詩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
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
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登天目蚤起登山去
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贈錢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八山閉關四首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
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柰爾何 謾
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
延促須信真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
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都見在恁渠溪上放
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即水成波佛即魔却
笑山僧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曰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
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夫學

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
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
惟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
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
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
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
以無復著書矣又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
白玉無瑕黃金百鍊要以朋來爲樂今不以不
知而愠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

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
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
紀矣遂令良知密藏照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
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悠也久也
何可當哉所恠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
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
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
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
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忍之

乎嗟我先生惟以世人之龔鬻爲念是故苟可
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惟以子孫之陷溺爲
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
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
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爲
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
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
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也是先生
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天壽不二生死若一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
爲知言也夫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終

